

世界文化
名人文库

SHIJIWENHUAMINGBENWENKU

下

川端康成散文

叶渭渠 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世界文化名人文库

川端康成散文

(下)

叶渭渠 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川端康成散文 / (日) 川端康成著; 叶渭渠译. -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 2

ISBN 7-5043-3211-9

I. 川… II. ①川… ②叶… III. 散文 - 作品集 - 日本 - 现代 IV. 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0674 号

书名	川端康成散文 (上、下)	规格	850×1168 毫米
翻译	叶渭渠	印张	15.125 (上) 17.625 (下)
编者	柳鸣九	开本	大 32
责编	钟晶晶	版次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校对	陈丹桦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出版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书号	ISBN 7-5043-3211-9
	出版		/I·453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数	1—5000 册
印刷	保定地质工程勘察院胶印厂	定价	48.00 元 (上、下册)



▲ 晩年川端康成



▲ 挥毫

◀ 《我在美丽的日本》原稿

美しい日本の私
序説 川端康成

春は花夏ほととぎす秋は月冬雪をえて
冷しかりけり
道元禪師（一二〇〇年—一五三年）の「本
來面目」と題するこの歌と、
雲を出でて我にともしふ冬の月風や成
はしむ運や冷めたる
歌の上人（一一七二年—一二三二年）の
この歌とを、私は秘愛せしめられ此大折りに
書くことがあります。
明恵の歌には、歌物語と云へるほどの、長
く詳しい物語さが、歌のところに、長
明らかにしてあります。
元仁元年（一二二二年）四月十四
二月十二日の夜、天くしり月くらきに
花宮殿白に入りて座す。やうやく中
夜にいたりて、出觀の後、跡の房より
下座へ歸る時、月宮より出て、光
り、さかやかく、床の谷に現ゆる

記念講演「美しい日本の私」原稿

▶ 获诺贝尔文学
奖之夜的喜悦





▲ 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演说（1968年12月10日）

目 录

谈 艺 随 笔

临终的眼	3
纯真的声音	17
散文家的季节	23
哀愁	25
关于美	33
我的思考	36
致阅读古典文学的人们	40
东西方文化的桥梁	41
让心灵插翅翱翔	45
落花流水	47
我在美丽的日本	97
日本美之展现	112
不灭的美	115
美的存在与发现	120

日本文学之美	148
书法	159

文艺评论

论现代作家的文章	173
新文章论	183
遗产与魔法	191
新进作家的新倾向解说	199
乡土艺术问题概观	209
普及读书与文艺	219
思想·生活·小说	221
文艺寸言	226
新感觉派辩	237
特别波动调	243
答诸家诡辩	
——略谈新感觉主义	247
文坛的文学论	256
掌小说的流行	263
少女与文艺	268
关于表现	274
一流人物	277
关于日本小说史	280
谈谈掌小说	288
我的七条	293

谎言与颠倒（自述）	298
走马灯的文章论	302
文章杂感	307
近来的感想	312
关于“纯文学不可或缺”	317
纯文学的精神	322
论《小说的虚构》	327
《纯粹小说论》的反映	339
关于文艺批评	360
文艺之道	363
轻骑兵	368
新感觉派	373

自作解说

谈谈《招魂节一景》	377
《花的圆舞曲》与《雪国》	379
写处女作的时候	381
独影自命（选译）	385
写毕《东京人》之际	485
写完《古都》之后	488
《伊豆的舞女》的作者（节译）	494
谈谈《雪国》	526
关于我	528
作家谈	530
文学自叙传	541



谈艺随笔





临 终 的 眼

那年夏天，竹久梦二^① 为了在榛名湖畔兴建别墅，还是到伊香保温泉来了。前几天，在古贺春江^② 的头七晚上，我们从深受今日妇女欢迎的插图画家开始品评，不知不觉地畅谈往事，大家也就热情地缅怀起梦二来了。正如席间一位画家栗原信所说的，不管怎么说，梦二无论是作为明治到大正初期的风俗画家，还是作为情调画家，他都是相当卓越的。他的画不仅感染了少女，也感染了青少年，乃至上了年纪的男人。近年来，他蜚声画坛，恐怕是其他插图画家所望尘莫及的。梦二的绘画，无疑也同梦二一起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化。我少年时代的理想，总是同梦二联系在一起。我很难想象出衰老了的梦二的尊容，无怪乎在伊香保第一次见到梦二时，他的相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梦二原是一位颓废派画家。他的颓废促使他的身心早衰，样子令人目不忍睹。颓废似乎是通向神的相反方向，其实是捷

① 竹久梦二（1884～1934），日本画家、诗人。

② 古贺春江（1895～1933），日本西洋画家。

径。我若能亲眼见到这位颓废早衰的艺术大师，恐怕我对他会更加感到难过的吧。这样的形象，不但在小说家中罕见，就是在日本作家中似乎也是绝无仅有的。以往梦二给我这样模糊的印象：他的形象是美好的，他的经历说明他走过的绘画道路并不平坦。作为一个艺术家，这种不幸也许是不可挽回，然而作为一个人，则也许是幸福的。当然，这种说法并不正确。虽然不能用这种暧昧的语言加以搪塞，但是差不多就妥协算了。我现在也感到，凡事不要放在心上，还是随和些好。我觉得人对死比对生要更了解才能活下去。因为企图“通过女性同人性和解”，才发生了斯特林堡的恋爱悲剧。正如不好去劝说所有夫妻都离婚一样，不好勉强自己去当真诚的艺术家的，这样做难道不是更明智吗？

像我们周围的人，如广津柳浪、国木田独步、德田秋声等人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他们自己虽然是小说家，但我并不认为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作家。我以为艺术家不是在一代人就可以造就出来的。先祖的血脉经过几代人继承下来，才能绽开一朵花。或许有些例外。不过仅调查一下日本现代作家，就会发现他们大多是世家出身。读一读妇女杂志的文章、著名女演员的境遇或者成名故事，就晓得她们都是名家的女儿，在父亲或祖父这一代家道中落的。几乎没有一个姑娘是出身微贱尔后发迹的。情况竟然如此相似，不禁令人愕然。如果把电影公司那些玩偶般的女演员也当作艺术的话，那么她们的故事也未必只是为了虚荣和宣传才编造出来的了。可以认为，作家的产生是继承了世家相传的艺术素养的。但是另一方面，世家的后裔一般都是体弱多病。因此也可以把作家看成是行将灭绝的血统，像残烛的火焰快燃到了尽头。这本身已经是悲剧了。不

可想象作家的后裔是健壮而兴旺的。实际例子肯定比诸位想象的更能说明问题。

于是乎像正冈子规^①那样，纵令在死亡的痛苦中挣扎，也还依然执著地为艺术而奋斗。这是优秀的艺术家常有的事。但我丝毫也不想向他学习。倘若我面临绝症，就是对文学，我也毫不留恋。假如留恋，那只是因为文学修养还没达到排除妄念的程度吧。我孑然一身，在世上无依无靠，过着寂寥的生活，有时也嗅到死亡的气息。这是不足为奇的。回想起来，我没写过什么像样的作品，倘使有朝一日，文思洋溢，就是死也不想死了。只要心机一转，也就执著了。我甚至想过：若是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反而更能畅通无阻地通往安乐净土。我讨厌自杀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为死而死这点上。我这样写，肯定是假话。我决不可能同死亡照过面。真到那份上，直至断气之前，我也许还要写作，还会不由自主地颤动我的手。芥川龙之介死的时候，已经很有成就了，他还说：“我近两年来净考虑死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为什么写下遗书《给一个旧友的手记》呢？我有点意外。我甚至认为这封遗书是芥川之死的污点。

话又说回来，现在我一边撰写这篇文章，一边开始阅读《给一个旧友的手记》，顿时又觉得没有什么，芥川是企图说明自己是个平凡的人。果然，芥川本人在附记上也这样写道：

“我阅读了恩培多克勒的传记，觉得他想把自己当作神灵，这种欲望是那么陈旧啊。我的手记，只要自己意识到，就绝不把自己当作神灵。不，是把自己当作一个极其平凡的人。你可

① 正冈子规（1867～1902），日本歌人。

能还记得，二十年前在那棵菩提树下，咱们彼此谈论过艾特纳的恩倍多克勒吧，那时候，我自己是很想成为一个神的。”

但是，他在附记末尾却又这样写道：

“所谓生活能力，其实不过是动物本能的异名罢了。我这个人也是一个动物。看来对食欲色都感到腻味，这是逐渐丧失动物的本能的反映。现今我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像冰一般透明的、又像病态一般神经质的世界。我昨晚同一个卖淫妇谈过她的薪水（！）问题，我深深感到我们人类‘为生活而生活的可悲性’。人若能够自己心甘情愿地进入长眠，即使可能是不幸，但却肯定是平和的。我什么时候能够毅然自杀呢？这是个疑问。惟有大自然比持有这种看法的我更美。也许你会笑我，既然热爱自然的美而又想要自杀，这样自相矛盾。然而，所谓自然的美，是在我‘临终的眼’里映现出来的”。

在修行僧的“冰一般透明的”世界里，燃烧线香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房子着了火；落下灰烬的声响，听起来也如同电击雷鸣。这恐怕是真实的。一切艺术的奥秘就在这只“临终的眼”吧。芥川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一般文人，我都不那么尊敬他。这种情绪，当然也包含自己远比他年轻，觉得放心了。这样不知不觉地接近了芥川死的那年，我惊愕不已，觉得要重新认识故人，就必须封住自己的嘴。好在一方面我自愧弗如，一方面又陶醉在自己还不会死的感觉中。就是阅读芥川的随笔，也决不会停留在博览强记的骗人的恶魔世界里。他死前发表的《齿轮》，是我当时打心眼里佩服的作品。要说这是“病态的神经质的世界”，那么芥川的“临终的眼”是迄今令人感受最深的了。它让人产生一种宛如踏入疯狂境地的恐怖感觉。因此，那“临终的眼”让芥川整整思考了两年才下定决心自杀

的。或者说，是隐藏在还没下定决心自杀的芥川的身心之中。这种微妙复杂的感情，似乎超过了精神病理学。可以说，芥川是豁出性命来赎买《西方人》和《齿轮》的。横光利一在发表《机械》时，无论于己抑或于日本文学，都是划时期的杰作。我写过这样一句话：“这部作品使我感到幸福，同时又使我感到一种深深的不幸。”因为在羡慕或祝福友人之前，我首先有一种莫名的不安，被锁闭在茫然的忧郁之中。我的不安大抵已经消失，他的痛苦却更加深了。J·D·贝雷斯特的《小说的实验》中提到：“我们最优秀的小说家往往就是实验家。”“请各位记住：不管在散文方面，还是在韵文方面，一切规范都始于天才的作品。倘使我们已经发现了所有最好的形式，那么我们可以从伟大的作家——他们当中许多人起初都是偶像的破坏者或圣像的破坏者——的研究中，引出一种文学法则，这种法则具有更大的破坏力。这种破坏力，倘使必须假定它将人责难或是超出传统之外的，那么我们就只好安于承认我们的文学已经停止发展了。而停止发展的东西，就是死了的东西。”（秋泽三郎、森木忠译）从这种实验出发，纵令它有点病态，却是生动而愉快的。不过，“临终的眼”可能还是一种“实验”，它大多与死的预感相通。

对“我办事绝不后悔”这句话，我也并非念念不忘，只是由于可怕的健忘，或者缺少道德心，我才抓不住后悔这个恶魔。我每每觉得事后考虑一切事物，该发生的发生了，该怎样的也就怎样了，毫无奇怪之处。也许这是神灵的巧妙安排。或是人间的悲哀。总而言之，这种想法却意外地变成天经地义的了。尽管那么平凡，瞬间往往可以达到夏目漱石的“顺乎自然、去掉私心”的座右铭的境界。以死来说，看起来不易死亡